

①

編輯委員：向明・余光中・洛夫・商禽・梅新・張默・痲弦

梅新◎鴻鴻 / 主編

八十二年 詩選

②

②

③

所有的人
都像

翅膀。

唐士的
信仰。

起。頭
舉起。

飛向
空中。

旋轉。

火。

旋轉。

所有

的翅膀

走向黃昏的廣場

街道之間。

擺盪在樓材

一個個



紅印

I2
M2

現代詩社印行

年度詩選第十二集

編輯委員：

向明・余光中・洛夫

商禽・梅新、張默・痲弦

梅新●鴻鴻／主編

八十二年詩選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八十二年詩選

定價 190 元

主編：梅新·鴻鴻

出版者：現代詩季刊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七十六號十二樓之二

電話：(〇二)三六八五〇四五

總經理：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〇二)三六七一〇二一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一爾雅出版社

印刷者：鴻霖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三六一六號登記證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二印

（本書獲文化建設委員會贊助出版）

編輯委員：

向明·余光中·洛夫·商禽·梅新·張默·痖弦

再接吳剛一斧

——就憑《八十二年詩選》

● 余光中

爾雅版的年度詩選一連出了十年，貢獻雖大，却於前年宣告結束。一時九繆思黯然，令人有「詩亡」之歎。不過詩運雖厄，却不該絕。經過八位詩人奔走營救，《八十一年詩選》不但更加隆重出版，而且頒贈了年度詩獎。「才如江海命如絲」，說的原是詩人，但也可以用來說詩。這是去年夏天的事，而今龍船破浪，搶救屈原的鼓聲又起，《八十二年詩選》也將出版了。

今年的作業略有不同，是由老少二位詩人（梅新與鴻鴻）先作初選，然後再由七位編輯共同複選，而略有增刪。結果便是此地入選的這六十六首，平均每週約為一首。

在這加速而多變的時代，每星期能產生一首好詩，已經不容易了。反過來說，一首詩能領一星期的風騷，在我們這不定的時代，也幾乎好像不朽了。如今入了

11/14/40/01

年度詩選，至少也有一年的保證，更似乎傳後有望。如果我們樂觀一點，還可以想像未來的《八十八年詩選》問世，甚至還能堂堂傳入廿一世紀呢。這也不是純然取笑，拿繆思尋開心。在這消費的時代，愈流行的東西折舊得愈快。新車一上了街，便開始貶值了。詩，本來就不是什麼流行品，所以也不受折舊率的戲弄。「溫柔之必要」，「美麗的錯誤」，折舊了嗎？「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呢？更不用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了吧？誰能夠使詩經、楚辭折舊呢？什麼能使李白、杜甫貶值呢？非但不能，恐怕還像釀酒一般，愈久愈香吧。

然則《八十二年詩選》，正如以往的年度詩選那樣，也只是一年摘一次葡萄，有成熟的，也有帶點酸的。至於真能釀成美酒與否，那就還得等些時候。現代詩求變求新，原則不錯。問題在「新」的品質。有些新鮮的東西不能持久，有的新奇只是奇怪，不能夠變成奇妙。所以這本年度詩選裏的作品，究竟有那些終會釀成奇妙的美酒，而非僅為一年的時鮮，仍有待歲月的考驗。不過，摘葡萄的人却是認真摘的。

詩之大樹是一株月桂，西方如此，中國亦然。中國的月上，有桂樹高五百丈，吳剛揮斧砍之，旋砍旋合。足見詩的生命有多堅強，而且是愈伐愈盛，簡直可比火劫的鳳凰。癡弦為去年的年度詩選寫序，把這種週期的選集稱為「年輪」，真是

妙想。

這美麗的年輪，吳剛的斧印猶新，正是去年詩藝的一個橫剖面。只憑一圈年輪，難說整株桂樹。若要據此以為旁證，而來探討什麼社會變遷，文化趨勢，那是寫實主義評論家「以詩證史」的陋習，結果並不能證明什麼，却把詩貶為社會學的附註。此地我只擬就詩論詩，就入選的詩人及其作品所呈的現象，略作分析。至於其背後所含的意義，究竟有多深長，恐怕就得等多等幾年，甚至要到廿一世紀，才能回顧而得。

首先要說詩人的年齡。入選的五十八位作者裏面，六十歲上下的一輩占了十位，中年的一代只有八、九位，其餘的都屬年輕的一代，不然也是詩壇的新人，約占十分之六。這說明了，活躍於今日詩壇的青年作者，越來越多，現象值得肯定。前輩仍在創作的人數不多，是自然的趨勢。可憂的倒是中間這一代，不但多人停筆，未停的作品也有點欠旺。但願未來這三代，不要演成頭腳尚健而腰酸背痛才好。

主題方面，地域性不強。寫大陸的只有梅新一人；寫新大陸的只有鄭愁予，也許加上半個楊小濱；即使寫台灣的，也不過五、六首。所以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什麼明顯趨勢。寫人物只有陳黎和余光中的兩首，而且都是西方人。寫親情也

只有余光中、劉季陵、許悔之等三首，和梅新的半首。這些，也不成其為潮流。倒是陳黎、莊裕安、陳東東、曾淑美四位寫音樂，楊然寫繪畫，黃龍杰寫舞蹈，說明了較年輕的作者對於相關藝術的修養。這現象應該是正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陳東東大概是例外，其餘五位在這方面的興趣，都是針對西方。

另有一個主題也頗吸引年輕一代。那便是從陳義芝、張士甫一直到平川、木心、吳瑩、劉季陵，所寫的女性或情愛，頗強調肉慾的描繪。這現象當然不是去年所突發，但是平川、木心、劉季陵三人的筆下，表現最為強烈，也各具美感。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這方面的作品也許會「變本加厲」，但是在藝術上却是對詩人的一大考驗。

還有一種風格，近年似乎漸漸在成形。那便是用自由詩的詩體來敘事，所敘的不是事件，而是一種心境，用一連串意象的細節串成，其手法介於即物主義與魔幻寫實之間，令人疑真疑幻，有如經歷了一場逼真的迷夢。于堅、唐捐、朵思、紀小樣、彭譽之、鴻鴻等的作品，多少都展現了這樣的風格。其終極的意義與成就如何，目前尚難定論，但頗可能成爲一種派別。

如以詩體來分，則一氣到底的散文詩只有三家：梅新、邵竹君、蘇紹連。或緊或鬆的格律詩約爲十家，其分段行數則從雙行到十行不等。其中向明的三行段

與楊牧的四行段，很值得注意，因為他們一向是以自由詩為基調；更值得注意的是：兩人還都押了韻。用格律詩或自由詩都能寫出好詩來，當然更可能寫出壞詩來。不過格律詩的鍛鍊，只要不為其所困，對我們的詩藝總是有好處的。一般詩人入手便寫自由詩，欠缺嚴格的自我淬礪，往往能放而不能收，詩藝未免受限。

除了前述的散文詩與格律詩外，餘下的約占十之七八，就都是自由詩了。自由詩易寫而難工，寫好了，固然靈活多變，寫敗了，就只有自由而無詩。目前我們的自由詩，在句法上最大的問題，是詩行忽長忽短，殆無常態，而且任意迴行，造成語氣吞吞吐吐。我要明確指出：現代詩難為大眾接受，這也是頗大的原因。

也有詩人善於折衷格律與自由，例如梅新的〈長安大街事件〉。此詩格局不大，但是氣韻不短，句法則長短互濟，語氣則文白相成，至於節奏，則緊中有鬆而鬆中有緊，確是妙品。

大致說來，這本年度詩選的作品相當多元。我所舉例，有舉有遺，只是為了方便，並不意味高下之分。入選的作者們，甚至是來自大陸的詩人，都頗能各走自己的路，各追自己的風格。四十年下來，無論是現代或鄉土，似乎都有了疲態，而意識形態也都已無地用武。剩下來的無非是赤裸的生命和再生的語言，等待詩人們在後冷戰的失重世界走出一條活路來，朝向正在倒數的新世紀。

目錄

余光中 ● 再接吳剛一斧 ①

陳 黎 ● 公開的籠子・島嶼邊緣 1

鄭愁予 ● 寂寞的人坐著看花・雪坡上的孩子 8

陳義芝 ● 園中之女 12

零 雨 ● 特技家族 16

梅 新 ● 古道・長安大街事件 30

黃 梁 ● 刀砧 35

莊裕安 ● 可以遺忘的短歌 37

何福仁 ● 我和我的書 41

于堅	●事件：停電	44
嚴力	●詩句系列	48
紀小樣	●十個月亮	53
唐捐	●胸中有蜜	56
洛夫	●絕句十三帖	59
余光中	●聖奧黛麗頌·抱孫	65
向明	●在三萬呎高空·捉迷藏	72
沈志方	●日本福岡太宰府中抽籤得小吉	77
白家華	●蟬	79
杜十三	●頓悟三行	82
林煥彰	●翅膀的煩惱	86
楊然	●下午：讀馬格利特一幅畫	88
許悔之	●不忍	92
紀弦	●我之投影	95
丁當	●讀過的小說	97
平川	●猛虎	99

木 心 ● 肉體是一部聖經	101
羅智成 ● '93 霽雨	104
張士甫 ● 小巷幽幽	108
陳東東 ● 雨中的馬	112
商 禽 ● 屋簷	115
楊 澤 ● 瓦拉米野營日記	117
陳克華 ● 虛無的兒子	121
楊 煉 ● 魚	126
邵竹君 ● 我的小刀 · 靜物	129
朵 思 ● 幻聽者之歌	131
辛 鬱 ● 老龍渡口的梢公	133
謝 馨 ● 都市哨子風	137
曾淑美 ● 2000年：13歲的挪威木與16歲的我	140
李魁賢 ● 荷蘭木鞋	143
虹 影 ● 日光	145
蘇紹連 ● 衣架 · 星淚	147

路寒袖●夢咧震動	150
孫維民●異形	153
白靈●路標	156
李進文●棒球系列	158
楊小濱●博物館	164
陳家帶●金山日出	168
吳英女●文字是這樣的事	172
胡品清●斜雁	174
管管●誰來了？·冬陽之午	176
黃龍杰●舞蹈課	178
吳瑩●在消失他的那個地方……	183
游喚●刀	187
簡政珍●飄升	190
劉季陵●家族	193
鴻鴻●一滴果汁滴落	196
彭譽之●存在的重量	201

周夢蝶●癸酉冬集曉女弟句續二帖 206
楊 牧●時光命題 210

編選說明 214

全國報刊入選本書一覽表 216

編輯委員簡介 217

作者簡介 221

● 陳黎

公開的籠子

——給約翰·凱吉

你是天生的籠子

我們也是——

在命定的空間書寫我們的鳥獸誌

但你的鳥不是吃冰淇淋、棉花糖的夜鶯

你的鳥是吃螺絲釘、橡皮、木頭

吐一大堆奇妙音響的魔術鳥

敲撞包圍它的欄柵

擊碎封鎖它的玻璃

挖土機般挖掘一切被習慣
掩埋的喉嚨

也餐風飲露，把籠子

倒掛成籃子

裝風聲、水聲

裝車聲、人聲

裝蘑菇

裝寂靜

裝寂靜。像一只空虛的

螺殼

收聽所有存在的聲音

你的時鐘是十二台各說各話的收音機
你的日曆是任意排列的樂譜

你的鳥不知道什麼叫不悅耳，不知道
何者更音樂——經過工廠的卡車聲或者
經過音樂學校的卡車聲？
它享受齒輪與齒輪的咬噬，一如它歡迎
樹與風的擁吻或鐵槌與鐵釘的對話

一隻帶著籠子飛翔的機器鳥
一顆上緊發條的意念的炸彈
用孤獨，然而清晰的心跳
呼應落葉的姿勢，流水的速度
在衆弦爭鳴的午後，用
震耳欲聾的沉默
炸開世界

炸開世界的籠子
讓我們聽見公開的音樂

註：約翰·凱吉 (John Cage, 1912—1992)，二十世紀美國最受爭議也最具影響力的作曲家、哲學家、音樂理論家。他打破噪音與樂音的界限，強調沉默在音樂，乃至在生命中的重要性，認為一切音響都是音樂。他也是研究蘑菇的專家。Cage 一字在英文的原意是鳥籠。

一月七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島嶼邊緣

在縮尺一比四千萬的世界地圖上

我們的島是一粒不完整的黃鈕釦

鬆落在藍色的制服上

我的存在如今是一縷比蛛絲還細的

透明的線，穿過面海的我的窗口

用力把島嶼和大海縫在一起